

清代史料筆記叢刊

歸田瑣記

〔清〕梁章鉅撰

[

K249.6

7
2

1136172

清代史料筆記叢刊

歸田瑣記

〔清〕梁章鉅撰

中華書局

A862172

清代史料筆記叢刊
歸田瑣記

〔清〕梁章鉅撰
于亦時校點

*

中華書局出版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）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1/32·6¹/₂印張·115千字
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數 00,001—13,000冊
統一書號：11018·927 定價：0.62元

點校說明

歸田瑣記八卷，清梁章鉅撰。梁章鉅字闓中，又字茝林，號茝鄰，晚號退庵，祖籍福建長樂縣，清初徙居福州。乾隆五十九年（公元一七九四）中舉人，嘉慶七年（公元一八〇二）成進士。曾任禮部主事，充軍機章京，升用員外郎，授湖北荊州府知府。道光年間，歷官江蘇、山東、江西按察使，江蘇、甘肅布政使，廣西巡撫，前後五任江蘇巡撫，又曾兼署兩江總督，後以疾告歸。道光二十九年（公元一八四九）卒，年七十五。

梁章鉅雖然做了一輩子官，但他在案牘之餘，勤于著述。本書卷六已刻未刻書目條便著錄了他的著作四十一種。據其子梁恭辰所說，他一生的著作共有七十餘種，有些是本人自撰，有些是由他人幫助撰寫的。其中較為重要的有論語集注旁證二十卷、孟子集注旁證十四卷、三國志旁證二十四卷、文選旁證四十六卷、退庵詩存二十四卷、樞垣紀略十六卷、浪迹叢談續談三談二十五卷。歸田瑣記是他隨筆中的一種，其資料價值與浪迹叢談續談三談相仿佛。

本書是梁章鉅的晚年之作。據卷一歸田條稱：「余於道光壬辰（即道光十二年，公元一八三二）引疾解組，雖歸田而實無田。越四年，奉命復出。又七年，復以疾引退，則並不但無田可歸，

竟至有家而不能歸。于是，他「僑居浦城，養病無事，就近所聞見，鋪敘成書」。此條末所署時間是道光二十五年元旦。由此可知，本書是在道光二十三和二十四（公元一八四三和一八四四）兩年內撰寫的。

古人著述，以「歸田」名書的，最有名的是歐陽修的歸田錄。此書多記當代的朝廷軼事，兼錄士大夫談諧之言。梁章鉅雖然效法歐陽修，以「歸田」名書，但他在書中涉及的内容比歸田錄廣泛。本書共分八卷，第一卷記述揚州園林、坊巷、草木蟲魚類，占篇幅最多的却是醫學內外科的驗方。第二卷內容包括書札、家傳、壽序、錢法，乃至生活瑣事。第三卷談歷史人物、碑帖、書板、典章制度。第四卷記述古今人物、科第。第五卷是關於清代前期人物的軼聞軼事的專篇。第六卷主要記師友，兼及讀書論學、詩歌楹聯等。第七卷記小說、酒食、謎語等。第八卷收錄作者晚年的日記詩。從編排上看，前三卷顯得雜亂無次。但就內容來看，確實是見聞所及，無所不錄。這就為治史者從多方面提供了一些可以參考的資料。

作者撰著本書，並非出於一時消遣。他認為：「大抵古人著述，各有所本，雖小說家亦然，要足資考據，備勸懲，砭俗情，助談劇。故雖歷千百年而莫之或廢也。」作者的這一意圖，在本書中隨處可見。如書中議馬頭、議江口、議大錢、戒停葬、戒厚殮、戒錮婢諸條，都是為了「濟時警俗」而發的。當時，清王朝已日趨沒落，作者的幾篇議論無濟於當時的政局。

是道光二十
出現了翻刻
五年初刻本
讀者隨時指正

歸田瑣記序

仕宦而心泉石者，其曼倩之所謂大隱乎？餐石髓，擷芝蕤，蓬蘽而行，鞅掌與使，溷跡於春廡，埒名於枕流，情則邈矣，非幹濟之才。垂纓縱，拖青紫，振藻雲路，剖符要津，已影影其莫齡，猶戀戀於華廡，伐則洪矣，非恬退之操。夫唯身居魏闕之上，心依衡宇之下，如吾中丞師者，斯真能兩全之者歟？公以十五世之華胄，策四十載之茂勳。方其珥筆木天，通籍金馬，啓曲江之讌，被宮錦之榮，同列者爭躡青雲，競擊丹轂，而公甫綴鵷鷺，卽思桑梓。榕城有栖隱之志，梅塢多傳經之彥。枕蓀六藝，悠游十春，甘使鄧禹之笑人，不學顓孫之干祿，書以是服公志之澄。既而任郡守，歷藩牧，莅官旬吳，駐節章貢，練湖濬而三江稔，金帶解而二甌平，九遷可期，萬石奚讓。而公讓官之表，雅慕叔子爲霖之願，無媿安石驪駒三唱，除書在門，鸞鷟一鳴，大呂聽律，難進易退，古人是期，書以是服公才之大。既而天子南顧桂管，思得蓋臣，畀之封圻，頒以節鉞，於是五稔象郡，半載胥臺，勸宣道濟之沙，績著伏波之米，練士于瓴甌，戰衡于餘隍，朝知李晟爲大臣，人呼杜詩以慈母。而公乃扁舟載石，峻峽投香，一篇留誓墓之文，三徑種延齡之菊，書以是服公之勇於任事，而恬於居官。今者林泉怡性，著述等身，爰於暇時撰歸田瑣記八卷，郵以見示。大約

仿唐人之閩書，沿宋稗之舊例，穿穴百氏，剽竊一家，闡揚忠貞，臚述耆舊。小亦足以正涖長之說，補華陀之書，洵可綱維世風，利澤羣彙已，公之經濟，具見一斑，垂諸藝林，嘉惠來學。書爲韓、范之部吏，隨籍、湜之後塵，公諉以校紬，付之剞劂。所願名山日富，春風正長，他時撰杖座間，親接緒論。則是編也，爲容齋之初筆，浣花之紀年也歟？道光二十五年冬十二月受業仁和許惇書謹譔。

目錄

歸田瑣記序

五

卷一

.....一

歸田(一) 歸舟(一) 七十致仕(三) 容園(三) 文選樓(四) 芍

藥(五) 南萬柳堂(五) 兜兜巷(六) 堵江口(七) 謚法(七) 宋

研(八) 天下太平四字(九) 丙午丁未(二〇) 禪服(二二) 璵璠(二三) 鰯

魚(二三) 治疝古方(二四) 洗眼神方(二四) 屠蘇酒方(二五) 折骨傷方(二五)

被毆傷風方(二六) 小兒吞鐵物方(二六) 治喉驚方(二六) 治痰迷譫語方(二七)

治積受潮溼四肢不仁方(二七) 止血補傷方(二八) 屏賊盜咒(二八)

卷二

.....一九

致劉次白撫部鴻翔書(一九) 砲說(三三) 家居(三三) 請鑄大錢(三四) 鯤

鰯(三) 飲量(三) 食量(三) 曼雲先兄家傳(四) 壽序(三七)

卷三

四〇

閩蠻互稱(四〇) 常成二公(四三) 張宜劉升道(四三) 陳讜(四四) 夏得海(四五) 循吏(四六) 酷吏(四六) 颶風(四七) 陳嶠(四七) 慶城寺碑(四七) 高鳳(四八) 玉枕蘭亭(四九) 五經中式(五〇) 督學屢易(五〇) 荔枝(五一) 皂莢樹石榴實(五二) 鼓樓刻漏(五三) 陳實百問策(五三) 麻沙書板(五三) 書詹元善遺集後(五四) 武夷山志(五五) 建陽二寶(五七) 承天寺(五八) 小李將軍畫卷(五九) 文衡山書赤壁賦冊(六〇)

卷四

六一

黃忠端公(六二) 洪文襄公(六三) 李文貞公(六四) 李文貞公逸事(六五) 陳省齋(六七) 蕭蟄庵(六八) 謝古梅先生(七〇) 蔡文恭公(七〇) 張孟詞貢士(七一) 鄭蘇年師(七四) 福建鼎甲(七五) 世進士(七六) 兄弟進士(七七) 少年科第(七七) 世解首(七六) 三試巍科(七六) 同榜三及第(七六) 會元(七九)

宰相尚書(七九)

卷五

鼈拜(八一) 噶禮(八三) 隆科多(八五) 年羹堯(八七) 訥親(九三) 胡中藻(九七)
和珅(一〇一)

八一

卷六

文人奇遇(一〇四) 紀文達師(一〇五) 劉文清師(一〇六) 朱文正師(一〇六) 松文清
公(一〇八) 讀書(一一三) 讀儀禮(一二三) 月令氣候(一二四) 千字文(一二四) 上大
人(一二五) 滄濱唱和詩序(一二六) 高雨農序(一二七) 已刻未刻書目(一二八) 疊韻詩
(一二三) 和卓閣老紀恩詩(一二四) 楹聯賸話(一二五)

一〇四

卷七

小說(一二三) 封神傳(一二三) 三國演義(一二三) 金聖歎(一二四) 神木(一二五) 釣臺
詩(一二六) 首縣(一二六) 典史(一二七) 上衙門(一二八) 清客(一二八) 酒令(一二九) 燈

一二三

謎(一四〇) 近人雜謎(一四二) 稟賦不同(一四三) 少食少睡(一四四) 品茶(一四五) 品
泉(一四七) 百歲酒(一四八) 豆腐(一四九) 厨子(一五〇) 小炒肉(一五一) 奴僕(一五三)
縫人(一五四)

卷八

北東園日記詩(一五七)

跋

附：退菴自訂年譜

歸田瑣記卷一

歸田

歸田之人詩，莫著於蘇文忠公；歸田之名書，莫著於歐陽文忠公。昔歐公之歸田錄，作於致仕居穎之時，皆紀朝廷舊事，及士大夫諧謔之言。自序謂以李肇國史補爲法，而國史補自序謂言報應，敍鬼神，徵夢卜，近帷薄，則去之；紀事實，探物理，辨疑惑，示勸戒，採風俗，助談笑，則書之。蓋二書體例相出入。說者又謂李書爲續劉餗小說而作。大抵古人著述，各有所本，雖小說家亦然，要足資考據，備勸懲，砭俗情，助談劇，故雖歷千百年而莫之或廢也。余於道光壬辰引疾解組，雖歸田而實無田。越四年，奉命復出。又七年，復以疾引退，則並不但無田可歸，竟至有家而不能歸。回首雙塔三山，如同天上，因僑居浦城，養疴無事，就近所聞見，鋪敘成書，質實言之，亦竊名爲歸田瑣記云爾。時道光二十五年元旦，書於浦城北東園之池上草堂。

歸舟

道光辛丑秋七月，由粵西量移蘇撫。受篆甫十日，卽赴上海防堵，兼攝督篆。未幾，奉命回蘇

州辦理糧臺。時揚威將軍駐兵蘇州，徵發調遣，事極繁重。余晝理簡書，夜則出巡城廂內外。甫匝月，而舊患眩暈之疾復作。十月廿八日，接見僚屬之頃，忽撲地，幾不起。卽於十一月初二日，專摺奏明，乞假調理，一面將撫篆送與程晴峯方伯接護。踰月，復奏請開缺調理，遂於此年正月，中旬，奉到諭旨，準其開缺調理。於正月下旬，移居滄浪亭行館。二月初旬，買舟挈家旋里。甫登舟之夜半，忽聞浙東倭夷猖獗，揚威將軍由紹興奔回杭州，錢塘江一帶戒嚴，土寇乘機劫奪，行旅斷絕，急報再至。遂與逢兒、恭兒商定，天未明卽回舟北上，以避其氛。二月十七日，渡揚子江，抵邗上，沿途官吏，毫無見聞。舟泊鈔關半日，而楊竹圃、方伯簣、謝茱石觀察學崇飛輿來接，晤談至上燭而去。楊係親家，謝係同年，所謂親者無失其爲親，故者無失其爲故也。蓋至此始愈信宦場之無味矣。

七十致仕

古人四十強仕，七十致仕，統計人生居官之日，前後不過三十年。蓋一人之聰明才力，用至三十年之久，已無不竭之勢。倘此三十年中，無所表見施爲，則此後更有何所望。若今人未及四十，早入仕途，則致仕之期，卽不必以七十爲限。昔人所譏，突而弁兮。已廁銀黃之列，死期將至，尚留金紫之班，而必至日暮途遠，夜行不休，前瞻後顧，無所棲泊，不亦太可憐乎！故余兩次

引歸，皆未及懸車之歲。昔通鑑目錄引韋世康之言曰：「祿豈須多，防滿則退。年不待老，有疾便辭。」憶余前居福州時，嘗取此十六字鐫一小印，程梓庭督部祖洛甚喜之。今則距懸車之期，只有二年，而尚有議余不應遽退者，殆亦未就古人行藏之大義，及仕止之恒規而一按之也。

容園

初到揚州，居旅店中，湫隘囂塵，不可言狀。州縣官以六塊鋪墊，兩合紗燈，了之而已。既思故友張建亭觀察家極寬敞，雖甫遭八人之厄，而餘宅尚多，姑令逢兒往探之。則觀察之子松厓郡丞適來，甚有樂爲居停之意，因挈家移住其中。宅中亭館一空，主人眷屬移居前院正屋，而臨池二十餘間尚在，因與主人分前後院而居。適儀徵阮雲臺師相先來視余，徘徊瞻眺間語余曰：「此名容園，爲吾揚州園亭第一所。此池寬廣，亦合郡所無。本江皖香中丞之舊宅。余初以少賤，不得其門而入。及爲張觀察所得，又以素無謀面之雅，裹足不前。今聞足下寓此，樂得藉開眼福。雖殘燬之後，尚可曠觀，且頽垣碎礫之間，尚有數十本牡丹盛開，足供詩料矣。」時余尚未樞謁師宅，因問吾師府中之園如何，師笑曰：「我本無買園之力，卽有資亦斷不買園。揚州仕宦人家，無不有園者，郡人卽以其姓名之，如張姓則呼爲張園，李姓則呼爲李園，若我有園，則亦必

被呼爲阮園，是誠不可以已乎。」因一笑而去。

文選樓

揚州有文選樓、文選巷之名，見於王象之輿地紀勝及羅願鄂州集，乃隋曹憲以文選學開之，唐李善等以注選繼之，非梁昭明太子讀書處也。儀徵師宅卽文選巷舊址。嘉慶十年，始於阮氏家廟之西建隋文選樓，樓上祀隋祕書監曹憲，以唐沛王府參軍公孫羅、左拾遺魏模、模子度支郎景倩、崇賢館直學士李善、善子北海太守邕、句容處士許淹配之，吾師撰銘，所謂「建隋選樓，用別於梁者」是也。余素仰樓名，初謁師宅，卽擬登樓以慰夙願，而不知樓實在家廟之西，與吾師宅尚隔一街也。一日，師折柬召余飲，且傳諭曰：「席設文選樓。」余爲之狂喜，吾師所藏鐘鼎古器，悉庋於此。是日，卽飲於樓下，縱觀之時，無雜客，而錢梅溪適至，因同人座。師甚喜，曰：「似此三老一堂，而所摩挲皆三代法物，人間此會，能有幾回，不可無以紀之也。」時梅溪八十四，吾師七十九歲，余年最少，而獨居首坐，甚以爲愧。乃踰日而朱蘭坡至，卽留余寓園中。又數日而王子卿亦至，子卿亦八十四歲，蘭坡七十五歲，吾師方欲團爲五老會，而暎船警報日迫，吾師已往南萬柳堂，梅溪、蘭坡均各回蘇。余不得已，亦挈眷匆匆渡江南返。回憶文選樓之會，竟可一而不可再，吾師若預知其幾者，不禁黯然也。

芍藥

揚州黃右原比部家芍藥最盛，嘗招余陪阮儀徵師賞之。吾師以脚疾不便於行，端坐亭中遙望之。余與右原則徧履花畦，真如入衆香國矣。園丁導余觀新綻之金帶圍，蓋千萬朵中一朵而已。余自詫眼福，並語右原曰：「吾師與余皆已退居林下，此花之祥，實惟園主人專之矣。」故余詩結語云：「難得主人初日學，定教金帶擅奇祥。」師和余韻云：「謝公應爲蒼生起，花主人應亦兆祥。」蓋爲周旋賓主起見。而朱蘭坡和詩云：「試看黃黃金帶色，君家姓氏本符祥。」錢梅溪和詩云：「料得主人應似客，故教金帶早呈祥。」則亦專歸美於園主人也。吾師望余復起頗切，故余疊韻詩云：「生怕山前泉水濁，隨緣止止卽延祥。」實答吾師詩意。

南萬柳堂

邵伯湖之北數十里，有儀徵師別墅，在水中央，四圍種柳數萬株，每歲長夏必於此避暑，自題爲南萬柳堂，以別於京師之萬柳堂也。繪圖作詩者屢矣，近復得清湘子畫片作爲南萬柳堂第四圖，以新卷命余首題，余謹次自題韻成七律二首，吾師甚稱賞之，爲附刻於擘經室續詩中。詩云：「天然一幅水村圖，眼福欣當寄廡初。問字忽逢苦瓜畫，清湘子亦自號苦瓜和尚。臨流便想坐茅